

玉渊杂谭

文学评奖“门外谈”

文·张涛

鲁迅文学奖引发的评奖风波还未“盖棺定论”之时,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获奖名单终于尘埃落定。一些作品获奖是在意料之中的,无论是作家自身的“声望”,还是作品本身的“质量”,或是此前的“成就”与“地位”,都是获奖的重要因素。当然,个别作品获奖也有些令人意外。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意料之中自有其道理,而意料之外恐怕也是有多重考量吧。总而言之,作为一个普通读者,也只能是理解万岁。再者咱也不是专家,提名的十部作品才看过五部,没发言权。作品“内部”的事儿谈不了,就谈谈作品“外部”的吧。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文学逐渐从“中心”走向“边缘”。近些年,文学评奖倒是总能引发大众的关注,以鲁迅文学奖为甚,并不是因为作品好,而是因为作品“差”。

一些获奖作品的“只言片语”被媒体摘录出来,不仅给获奖者,连我们这些普通的“小方”都觉得一无文采,二无才情。虽然茅盾文学奖的争议没有鲁迅文学奖那么大,但每届评奖后,总会有不同声音出来,甚至是深度质疑的声音,本届评奖也是如此。
文学评奖备受关注,我以为这并不能说明文学本身的关注度与受关注度有多高。而是因为文学评奖的“新闻化”报道与传播,引来了大众对评奖中的“争议”与“异见”高度关注。一些激烈批评与坚决捍卫的言说交融在一起,道德立场与专业立场猛烈碰撞的“火花”,被大众媒体放大、迅速传播蔓延。再加之“争议”与“异见”背后的人事纷争,使得文学评奖这一过程既有“庙堂之高”,又有“江湖之远”,看点与“亮点”不断。被大众传媒报道包围的读者,哪里还有闲心去看长篇大论的

小说,早已精彩纷呈的“矛盾”与“冲突”带走了关注的目光。在这样一场传媒的“盛宴”中,文学反而被再次淡化、边缘化了。不得不说是大众文化的娱乐化与新闻化传播中,这是各类文学评奖一个难以摆脱的尴尬处境。
本次茅盾文学奖的评选过程中,还有一个现象引起了我的注意。就是此前曾获奖的作家,本届再次申报,还有些作家一次申报了两部作品。不知道此种情况此前是否发生过,恕我孤陋寡闻,第一次看到此类现象。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茅盾文学奖在当代文学中的巨大影响力;另一方面,就是当代作家的些许焦虑。在莫言获得“诺奖”之前,当代中国作家最大的获奖焦虑就是诺贝尔文学奖。莫言获奖后,在可预料的若干年中,不大可能再有当代中国作家再获“诺奖”。除

了个别作家有潜质去争取有国际影响的文学奖项外,更多的作家只能是“墙内开花墙内香”。当然,即便是那些获得国际文学奖项的作家最终也是要“墙外开花墙内香”的。我在几位获得过国际文学奖项的作家的演讲中,不止一次听他们谈起自己的作品在国外的销量如何惨淡。
茅盾文学奖是当代文学中的“大奖”。获奖除了是一种荣誉之外,更是一种“文化资本”。这种“文化资本”会很便捷地转化为现实利益,其巨大的召唤与诱惑,难免让一些作家产生些许焦虑。人都是趋利避害的,有焦虑也未必不是一件坏事。焦虑完了,写出好作品,拿个奖,焦虑就没了。
说是“门外谈”,怎么谈都可以,因为不是“置身其中”,自然可以淡定自如,可以从容洒脱,权当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吧。

科林碎语



雅克·莫诺

1940年的春天,三位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和亲密合作者,在巴黎过着各自的平凡生活。此时此刻,他们彼此之间虽然还没有太多交集,但都置身于战争的阴影之下。

刚满30岁的雅克·莫诺,因小儿麻痹症导致左腿残疾而免除了兵役。眼下他一边在巴黎大学(索邦)教课,一边搞动物学方面的课题研究,同时为拿到博士学位做准备。时年19岁的弗朗索瓦·雅各布,正念医学专业二年级,他的志向是成为一名外科医生。而38岁的安德烈·勒沃夫,时任巴斯德研究所微生物生理学部门的负责人,拥有医学博士学位的他专业领域已略显身手。

这一年5月,德国法西斯的铁蹄迅猛踏来,法国大部分地区随即沦陷。不甘做亡国奴的雅各布痛别故土,逃往英国后加入了活跃于斯的“自由法国”抵抗组织。莫诺和他的老师勒沃夫留在巴黎,目睹侵略者暴行,义愤填膺。他们先后也参加了抗击纳粹的法国抵抗组织。

起初莫诺负责一些地下报纸的发放工作。他的好友、著名作家阿尔贝·加缪(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匿名在《战斗报》上发表社论和随笔,号召广大读者积极采取抵抗行动。勒沃夫则在抵抗组织的安排下,将被德军打下来的几位盟军飞行员秘密收留在公寓中,等待地下网络把他们送出法国。

一直期盼能够干些“大事”的莫诺随后做的主要工作,是带人收集武器弹药,策划破坏德军的行动和给养,另外也发送传单和搜集情报。做这些事风险不小,为此他不得不经常更换住地和化名,甚至化装出行。有一阵他完全转入了地下,躲进勒沃夫的实验室,把一些情报资料藏在长颈鹿标本中——它的腿骨是空心的。

在对敌斗争中莫诺表现出了非凡的见识和组织才能。他经常思考如何进行程度更高也更为有效的抵抗运动:他曾敦促和指导抵抗组织成员利用一种不易察觉的特殊方式破坏火车(例如用锥子在连接火车风管的管子上打眼),从而堵塞铁路。他还设置了一条秘密情报渠道,给盟军攻击德军提供情报。在盟军准备登陆时,他又负责安排接收空投武器、炸毁铁路和情报侦听等工作。莫诺一度还受命负责招募受过军事训练的新成员,再让他们训练和领导其他战斗人员,由此他获得了一个“元帅”昵称。

尽管莫诺处在抵抗运动的关键性位置上,成为许多事件的中心人物,但他在紧张的对敌工作中依然没有放弃自己钟爱的科学研究。实际上,在巴黎沦陷的1940年末,他在研究细菌时发现了“二次生长”现象:给细菌两种作为能量来源的糖类,它们会先消耗其中一种,再消耗另一种。于是他推测:细菌在利用另一种自己不喜欢的糖类之前,会先把自己最喜欢的糖类用光。这是为什么呢?对这一问题的思索,成了莫诺20年后取得重大成就的起点。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的时候,一门把生物学、化学和物理学融合在一起,从分子水平上研究生命现象物质基础的学科——分子生物学,渐渐地有了一个雏形。这方面的新进展让莫诺欣喜不已。战后,他又回到了自己所熟悉的巴黎大学动物实验室,全力投入科学研究。

可是,莫诺的工作并不受校方重视。他的老师勒沃夫知悉,就邀他加盟自己在巴斯

从反法西斯勇士到诺贝尔奖得主

文·尹传红

德研究所的微生物生理学家,任实验室负责人。多年以前,他正是听从勒沃夫的建议和指导,改用大肠杆菌进行生理学实验,在实验中发现了“二次生长”这种异常现象,找到了基因调控研究的一座金矿。

1950年,另一位反法西斯勇士雅各布,受兴趣驱使,带着伤残之躯,也投奔勒沃夫而来。思想活跃的雅各布善于钻研,又长于实验。他帮助勒沃夫用细菌接合方法分析研究溶原性噬菌体的遗传性,同时与莫诺合作研究蛋白质合成的遗传调节机制。莫诺把微生物学中酶适应的谜题与更复杂的生物体中细胞的差异问题联系起来,从而意识到,理解了微生物的基因是如何在特定条件下产生特定的酶,就有可能帮助我们理解基因作用的过程与细胞的辨别。

在做了关于细菌乳糖调控代谢的一系列实验之后,莫诺和雅各布大胆提出:应当另有一类不稳定的、寿命很短的RNA(核糖核酸),把遗传物质从DNA传递到核糖体上去,并在那里与核糖体结合,指导核糖体合成蛋白质。他们将这类担负信使作用的RNA称为信使RNA(mRNA)。后来证明,mRNA确实是遗传信息的中间载体,蛋白质合成的真正模板。mRNA的存在确定之后,破译遗传密码等一系列分子生物学的重大发现接踵而至。

1965年,莫诺、雅各布和勒沃夫“因为他们关于酶和病毒合成中的遗传控制方面的发现”,被授予该年度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他们三人在科学研究中的亲密合作关系和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英勇表现,也在科学界传为佳话。



雅克·莫诺的法国内部抵抗军身份卡,上面印着他的化名“马里韦尔”

词说文学史(21)

刘成群

忆秦娥·石介

雷如泣,飘风如怒。仰天笑问天公妒?位卑宁富凭谁诉?凭谁诉,京华闲客,宋诗宗祖。

忆秦娥·苏舜钦

行步缓,春阴垂野青山远。青山远,幽花生树,娇云浓暖。澄湖静慰人短,高眠未觉钟声晚。钟声晚,风开疏竹,不须纤冕。

忆秦娥·梅尧臣

宣城路,桐花万里随春暮。随春暮,隐

乐享悦读

阅读黑塞:通往自我之路

文·曾涛

黑塞的小说文字浅显,不讲究技巧,故事性也不强,情节不复杂,人物也很简单,和时下的流行小说毫无相似之处。但这些都妨碍我们对他的阅读和接受。因为他的小说专注于个人的心灵的痛苦并努力寻求通向自己的道路。这是每个关注自我、追求自身命运的人必然遇到的课题,因此他的小说从风格来说是古典的,从技巧层面来说是陈旧的,但从主题上看永远不会过时。这一共同的主题用黑塞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小说中的人物一个个都经历着心灵苦难,内在危机,他们在寻觅、追求和提问。黑塞能在上个世纪成为日本和美国的年轻人阅读得最多的德语作家,他的作品总印数能超过1.4亿册,原因正在于此。如果你是一个关注自我,愿意倾听内心,努力追寻生命真相的人,读黑塞再合适不过。”

阅读黑塞,最好从《德米安:埃米尔·辛克莱的彷徨少年时》或《在轮下》开始,然后是《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和《悉达多》,再是《盖特露德》和《罗斯哈尔德》,《荒原狼》和《玻璃球游戏》最后读。《德米安》《在轮下》诗意细腻,小说的主人公处于青少年时代,正在寻找进入自我的路口或者刚刚感受到社会和习俗巨大的权威;《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悉达多》梦幻唯美,题材、主题和技巧都很相似,是青年人通向自我的路途的尝试,你可以把两个主人公合为一体来读;《盖特露德》《罗斯哈尔德》现实残酷,探讨艺术与婚姻能否共存的问题;《荒原狼》激烈大胆,剖析自我与社会的矛盾,在黑塞作品里是个异类,可以和加缪《局外人》一起读;《玻璃球游戏》精深博大,奇瑰壮丽,是黑塞作品的集大成者,也是黑塞本人一生精神体验的结晶。正是凭借它,黑塞将诺贝尔文学奖(1946年)收入囊中。这部作品的写作历时12年,调动了传记、书信、诗歌、格言、哲学论文等多种文学手段,汲取了东方文化的智慧(《悉达多》已是东方故事),虚构了一整个精神王国(《荒原狼》已有幻想色彩),主题依旧是个人和成长经历(如《德米安》《在轮下》),只不过这次不限于个人,而是探讨艺术与生活、生命与死亡的关系(如《盖特露德》《罗斯哈尔德》《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寻求面临毁灭的人类文明的解救之道。

通观黑塞的小说,他笔下的人物总是在灵魂与肉体、精神与现实、理性与情欲、艺术与生活的两极矛盾中挣扎。你可以在他们身上看到一种执著:对自我不懈地探索、对艺术和美不倦地追求和对解脱之痛苦苦苦地寻觅。在通向自我以及命运和解这条艰难的路上,汉斯(《在轮下》)没有找到,维拉古特(《罗斯哈尔德》)没有找到,甚至纳尔齐斯(《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克乃希特(《玻璃球游戏》)也失败了。唯有悉达多(《悉达多》),经历声色犬马、堕落与绝望,最终找到了解脱之道。

除了小说,黑塞的散文、诗和绘画也很有特色。有诗文集《提契诺之歌》《园圃之乐》、散文集《温泉疗养客》和诗集《黑塞诗选》(林克译)、《漫游者寄宿所:黑塞诗选》(欧凡译)可读。传记方面,国内已出版的有《黑塞传》《黑塞画传》。另有一本《黑塞的中国》辑录了黑塞作品中有关中国的文字,可以了解黑塞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和看法。



艺苑

城市音符(摄影)

该作品获得中国中铁四局杯“农民工·我的兄弟姐妹”全国摄影大赛优秀奖

朱甜明

行者无疆

小亚细亚的古老废墟

文·杨雪

在土耳其塞利丘克小镇的一片不起眼的杂草地里,立着一根残破的巨大石柱,一些大大小小的石块散布周围。假使我百倍智慧,也无法将眼前简陋的废墟和世界古代七大奇迹联系起来——这废墟的石柱原本应该有127根,支撑着长115米,宽55米的阿尔忒弥斯神庙,规模超过了雅典卫城的帕台农神庙。

公元前356年,中国西部的霸王秦孝公任用商鞅,开始变法,商鞅自此青史留名。这一年,住在位于小亚细亚西岸的以弗所城里的一个疯子,也做着青史留名的狂人美梦。当然,这个叫做赫洛斯塔图斯的游手好闲之人非常明白,万古留名的好事哪有那么容易做,那么就做点容易做的坏事吧。7月21日夜里,这座人们用来供奉生育女神阿尔忒弥斯的圣殿在一个小人的邪念中付之一炬,曾三次建造又三次被毁的阿尔忒弥斯神庙遭遇了命运中的第二次被毁。

罗马史学家普鲁塔克宁愿相信,那天晚上,阿尔忒弥斯女神正忙于照顾爱琴海彼岸的一个不平凡的新生命,才无暇顾及自己的神庙。后人普遍愿意接受这一说法,这座前途坎坷的圣殿就此蒙上一层传奇色彩,因为那个有幸得到阿尔忒弥斯女神眷顾的新生儿,就是亚历山大大帝。

23年后,长大成人的亚历山大大帝率领马其顿军队渡过达达尼尔海峡,从恰纳卡莱踏上亚洲大陆,之后在格拉尼库斯河击败波斯军队。400公里外,波斯守军迅速逃离以弗所,亚历山大大帝兵不血刃,顺利进入这座海滨城市。

他看到了正在重建的阿尔忒弥斯神庙,得知神庙焚毁之日便是自己降生之时后,亚历山大大帝决定出资支持建设。此举固然显示了来自帝国征服者的威严和胸怀,但看起来更像是顺应了一种冥冥中的宿命安排。年轻的亚历山大大帝到底还是

有些轻狂,居然提出要将自己的名字刻在神庙的入口处。这显然是对阿尔忒弥斯女神的亵渎,然而,圆滑的以弗所人找了一个充满智慧的理由,拒绝了这位征战英雄——“一位神灵向其他神灵表达崇敬是不合适的!”

阿尔忒弥斯神庙在此后不休的战火中被毁灭了近500年,最终还是没能逃出傲然的厄运。公元262年,哥特人入侵,神庙在被洗劫一空的同时惨遭破坏。之后的200多年,当地人渐渐转信基督教,随着以弗所整个城市的被弃,没落的阿尔忒弥斯神庙和以弗所一起湮灭在淤泥中,直到1869年才重见天日。



以弗所城的鼎盛期是在罗马帝国时代,完善的市政设施和高度发达的城市文明赋予我的想象力,让我能够身处废墟中遥想当年繁华。地下铺设完备的上下水道系统,据说24小时供应热水,因为乐于享受生活的罗马人每天都要洗澡,洗浴业非常发达。我所到过的有古罗马遗迹的地方,都看到了澡堂的遗址,以弗所当然不例外。澡堂门口的空地,还有雕刻在大理石上的棋盘:洗完热水澡,身披浴袍,坐门口来两局,多么惬意!

从罗马共和国开始,以弗所就是亚细亚省的首府,乃“亚洲第一个和最大的大城市”。在古罗马时期很长一段时间内,它都是仅次于罗马的第二大城市。难怪这里拥